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五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七四三次会议

2020年3月11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张军先生	(中国)
比利时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
多米尼加共和国	辛格·魏辛格先生
爱沙尼亚	于尔根松先生
法国	德里维埃尔先生
德国	霍伊斯根先生
印度尼西亚	查尼先生
尼日尔	阿巴里先生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金女士
南非	马特基拉先生
突尼斯	拉德布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艾伦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克拉夫特夫人
越南	邓先生

议程项目

非洲和平与安全

打击非洲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2020年2月26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20/161)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和平与安全

打击非洲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2020年2月26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20/161)

主席: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几内亚、日本、肯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苏丹和多哥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人员参加本次会议,通报情况: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通报情况;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女士阁下,代表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通报情况;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特别顾问阿卜杜拉耶·马尔·迪耶先生,代表开发署署长通报情况。

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还邀请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先生阁下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S/2020/161号文件,也就是2020年2月26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其中附有关于本议题的概念文件。

我现在请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发言。

迪卡洛女士(以英语发言):我赞扬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开本次重要会议。

今天,非洲正在推进自己的进步、和平与繁荣议程。纵观非洲大陆,各国正在按照《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的要求实现增长和应对复杂的结构性挑战。民间社会、社区和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共同努力。联合国充分致力于支持这些努力,在执行《联合国-非洲联盟(非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和《非盟-联合国执行〈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工作框架》方面已经取得重要进展。

然而,非洲大陆继续面临威胁其和平与安全、阻碍其经济发展以及损害人权和法治的脆弱性。这些威胁包括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尽管我们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努力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但在非洲各地,这一威胁仍在加剧。青年党继续对索马里和东非的安全构成最持久的威胁,尽管近些年针对该团体的军事行动有所加紧。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与隶属基地组织的团体沆瀣一气,在西非,特别是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实施日益狡诈的袭击。伊黎伊斯兰国尽管近期有所败退,但仍继续在利比亚开展行动,并正在重组和增强其在东部、南部和中部非洲的附属团体。

在萨赫勒和乍得湖流域,“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博科圣地”及其分支派别“伊斯兰国西非省”继续恐吓当地民众并袭击安全部队。我谨借此机会缅怀数万名非洲恐怖主义受害者,并向受影响的政府和人民表示声援。恐怖主义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创伤,受害者和幸存者不仅需要保护,还要有机会通过伸张正义和支持他们重建生活来治愈创伤。

我们知道,妇女承受着这种暴力所带来的畸重负担,包括性奴役。仇视女性是许多恐怖团体战略的核心,而女性也必须成为我们应对措施的核心。

联合国与肯尼亚政府于去年7月在内罗毕共同组织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高级别会议,为我们理解和应对非洲恐怖主义的

共同努力注入了新活力。正如秘书长所说，如果不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本因素，我们就无法应对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威胁往往是恐怖主义团体试图利用的发展、人道、人权和安全挑战的后果。因此，安全和军事解决办法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应对贫困、治理不力、族群间紧张关系、性别不平等、青年失业、非法活动——如贩运武器和人口——以及利用新技术和社交媒体进行招募、激化和煽动等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好地理解每个国家和次区域的具体威胁和优先需求。没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全面和包容的全政府、全社会方法至关重要。

由于恐怖主义没有国界，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强有力的多边合作。联合国仍然致力于召集会员国分享反恐最佳做法、专门知识和资源。联合国与非洲各组织和会员国密切合作，促进全面、平衡地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我们支持在萨赫勒以及中部和南部非洲制定区域反恐战略，并支持执行政府间发展组织对非洲之角和坦桑尼亚采取的战略。

应会员国要求，我们正在优先专题领域支持非洲人主导和掌控的举措，包括保护脆弱目标，遏制恐怖分子移动，制定执法协调机制，加强会员国调查和防范网络攻击的能力，与议员互动以履行相关反恐义务，促进南南合作和对人权与法治的尊重。

支持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萨赫勒五国集团）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支部队可以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特别是在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这三个国家的边境地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总统在1月份召开的波城峰会上提出了一项重点突出的强化战略，可以大大减少恐怖主义威胁。我重申秘书长呼吁国际社会为萨赫勒五国集团的努力提供有力的支持。

恐怖主义是一种不断演变、普遍存在的多层次威胁。我鼓励会员国和其他伙伴利用即将到来的联

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审查和联合国反恐周，加强我们的努力和伙伴关系。

主席：我感谢迪卡洛女士刚才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女士通报。

穆罕默德女士（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阁下，祝贺贵国代表团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并感谢你邀请非洲联盟（非盟）代表在今天这场非常重要、及时的辩论会中发言。我们正在努力加强中国与非洲的伙伴关系，以促进非洲大陆和平、安全与稳定，你也会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祝贺贵国代表团顺利完成了将于今晚早些时候通过的主席声明的谈判。

今天的会议确实是在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在非洲大陆内外空前扩张、为害空前之烈的情况下举行的。除了萨赫勒、乍得湖流域和非洲之角的局势之外，恐怖主义正在蔓延到非洲大陆以前未受威胁的其他地区。迪卡洛副秘书长非常详细地阐述了这一事实。

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区域如今处于战争状态的事实——一场几乎每周都有数十名士兵和平民死亡的真正的战争。数千名孩子的学校关闭，这些学校或是遭到摧毁，或是因为老师和学生都被迫逃离。人们失去了家园和生计，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发展成果倒退，有可能让这些区域的人民未来几十年都杳无希望。

与此同时，恐怖团体使用的工具越来越精密复杂。随着技术变得更加复杂，它的双刃剑作用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正如我们所见的无人机恐怖主义的现实。恐怖团体还完善了招募手段，这要归因于网络平台的使用和结构性弱点，如贫困、族裔和宗教分歧以及相互对抗的政治思想。极端分子和其他犯罪团体利用社交媒体和在线招募平台，用各种语言向公众散播激进的宣传。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恐怖团体的狡诈并不仅限于其激进化和招募战略。多年来，它们已变成组织有序的影子政府，提供服务，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法官、陪审团和行刑人。

恐怖主义也助长了族群间暴力。我们过去看到过恐怖团体如何利用几个国家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

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在非洲大陆的复杂性无法一概而论，无法以一刀切的政策加以应对。因此，非盟采取的方法随着这种复杂性而变化。早在1992年，非盟就采取步骤，通过了关于加强其成员国之间合作的决议和宣言以应对恐怖主义。1990年代后期，非洲大陆认识到需要采取强有力的多层面办法，因此通过了1999年《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该公约尤其规定了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措施，加强针对恐怖主义的刑事司法对策，并促进国家间警务和司法合作。

2004年，该公约得到一项议定书的补充，该议定书涉及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同流合污的问题。在议定书出台之际，海盗和绑架勒索似乎是当时恐怖团体获取资金的新手段。非盟机构还根据非洲联盟的文书和框架，继续建设情报部门、执法机构和其他机构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这些机构包括非洲恐怖主义研究中心、非洲情报和安全事务委员会，以及最近的非盟警察合作机制。此外，在非盟主持下设立了加强萨赫勒和东非区域安全合作的努瓦克肖特进程和吉布提进程，它们促进了有关国家和区域情报部门之间的合作。

除此之外，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等非盟和平支助行动以及多国联合工作队和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等特设安全联盟向世界其他地方表明，非洲致力于消除恐怖主义。因此，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急需向这些机制提供与当前挑战相称的可预测和可持续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根据我们在非洲的经验，我想强调三点。

首先，我们在应对这一祸害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必须以统筹和全面的方式加强努力，以确保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环境。必须更加注重预防，同时整合安全和执法应对措施，以及可持续冲突后稳定和重建。

第二，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了解有人尤其是青年加入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动机。最常见也是公式化的解释是，他们是失业和被边缘化的个人，膜拜于魅力十足的狂热领导人的吸引力，这些领导人提供了他们以其它方式无法获得的机会。但在欧洲大陆进行的研究表明，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实际上，往往存在多种综合因素，其中一些既不是宗教因素也不是意识形态因素。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和宗教在许多情况下没有起到重要作用。尽管如此，仍有必要制定专门针对当地现实和经济、种族、政治或宗教等多种因素的对策。

第三，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我们需要加强关注当前当地环境以外的因素。从中东冲突到伊斯兰恐惧症和右翼极端主义团体在西方的兴起，这些问题被巧妙地纳入暴力极端主义团体讲述的故事中，目的是描绘全球不公正，并且灌输恐惧和仇恨。因此，我们应该牢记，必须在地方和全球层面消除为暴力极端主义提供肥沃土壤的条件。

最后，我谨重申，非盟致力于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斗争中充分承担自己的责任。然而，我们也应该铭记，我们人人有责，我们必须采取集体行动应对这一祸害，它不仅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还破坏长期以来我们多样化和民主社会所坚守的价值观和原则。所有会员国都必须带着团结意识以及对全球各国社会当前和长期福祉的责任感继续努力，争取采取各种做法，确保使我们国际社会保持团结的原则不受损害，而是要体现这些原则。

主席：我感谢穆罕默德女士刚才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迪耶先生发言。

迪耶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今天给我机会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我想强调，必须通过基于可持续发展和人权的方法来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我将重点谈一谈目前联合国如何利用这种方法成功应对非洲的暴力极端主义。

主席先生，我们随时都会支持你努力支持非洲和平、繁荣和进步。请允许我首先强调指出，发展努力正在非洲大陆创造经济复兴、和平与繁荣。即使是萨赫勒国家也显示出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预计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增长为6%、乍得为5.6%、毛里塔尼亚为3.6%，马里为4.8%。该区域所有国家都在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上开展了自愿国别评估，在实现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也取得了进展。让我们不要忘记非洲的进步和非洲的希望，让我们欢庆支撑这些进步和希望的发展投资。

不过，我们看到，非洲大陆日益面临不稳定的挑战，特别是在现在被称为不稳定弧形地带的横跨萨赫勒、乍得湖地区和非洲之角地区，其中心是利普塔科-古尔马三角地区、马里中部、乍得湖盆地和索马里。我们国际体系也面临解决这种不稳定的挑战，因为我们缺乏经验性证据。因此，我们往往无法绝对肯定地知道社区和机构的具体需求以及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战略，或者我们能够如何投资以实现可衡量的持续影响。

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通过投入资源开展高质量研究和制定基于证据的方案来采取行动，为国际体系服务。例如，我们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方法是基于开创性的研究，该研究利用对700多名前暴力极端主义团体成员的访谈来了解他们被招募的驱动因素。我们2017年的研究《通往非洲极端主义之路：招募的驱动因素、激励措施和临界点》发现，55%的自愿被招募者表示对自己的经济状况失望；83%的人认为他们的政府只关心少数人的利益；超过75%的人对政客和执法机构不信任；许多人教育水平低；大多数被招募者来自几代人都遭受边缘化的边境或偏远地区。

在这些无人管理和被忽视的地方——它们是暴力的温床——社区缺乏机会获得服务，如教育、保健、司法、安全、生计，也缺乏对影响其生活的决策发挥影响力的机会及其兴旺发达所需的机会。这些挑战都是暴力极端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

此外，我们2019年的报告《隐身的妇女：回返、改过自新和重返社会所涉及的性别问题》发现，非洲许多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利用了增强妇女权能和改善妇女社会经济状况的宣传口号。许多女性被这个口号吸引而自愿加入。如果暴力极端主义的这些根源得不到解决，妇女继续被招募，包括成千上万名女性回返者被重新招募的风险将继续存在。

请允许我重申，预防在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方面具有首要地位。投资于预防在经济上是合算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从长远来看，每投入1美元用于预防，冲突造成的代价就会减少16美元以上。投资于预防可以使一个国家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免受2%至8%的损失。然而，大部分资金未投向预防和建设和平，而是投向危机应对。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对脆弱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中，用于预防的只有2%，而用于建设和平的只有10%。

此外，投资也往往过度重视安全化的方法，尽管我们知道此类方法有加剧暴力极端主义的风险。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加入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人当中，71%是因为遭受了执法部门侵犯人权的行为才加入此类团体的。

对暴力极端主义采取完全安全化的方法，忽略了关于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必须做些什么的证据。我们知道，必须以发展办法解决已被证实的暴力极端主义根源，而且我们知道，这种办法行之有效。我们有数据表明，对话有助于使各个政治、宗教和社会群体成员的态度和行为发生显著改变。我们的经验表明，集心理社会支持、技能培训和教育于一体的项目可以削弱青年中的极端主义倾向，使社群变

得更宽容。我们有数据显示，投资于增强妇女权能和性别平等能够促进和平与安全。

因此，必须以综合平衡的方式对待安全和发展，这样才能有效应对暴力极端主义带来的挑战。安全干预旨在加强人的安全，即，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受到侵蚀之处进行修补，对社会资本受到削弱之处予以补强，从而增强社会凝聚力。从根本上说，这将需要提升社区的主人翁意识，持续投资于人力资源，加强区域治理机制，并通过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各级扩大投资，为实现经济繁荣提供初始动力。

开发署在全球带头为消除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提供支持。我们为34个国家开展区域和国家项目，在全球预防暴力极端主义，通过这一做法带去发展办法，为安全措施提供补充。

自2015年以来，我们在非洲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区域项目已经为非洲大陆的21个国家提供了支持。根据《非洲极端主义之旅》这份报告中的研究结论，开发署的这一区域项目在预防非洲暴力极端主义方面享有引领思潮者、可信赖的伙伴和创新者的美誉。该项目表明，拿出政治意愿，协力开展预防性跨境活动，对于解决溢出效应至为关键。中国哲学家老子曾经说过，“戎马生于郊”。对本国的边界疏于控制会导致战争和暴力极端主义。

我们开发署崇尚合作。我们信奉“全联合国”的做法。我们与联合国反恐办公室、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建设和平基金以及《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的其他成员密切合作。我们还确保与民间社会成员、私营部门和各宗教组织密切协作。

最后，我要说，我们赞扬非洲联盟（非盟）富有远见地支持“平息枪炮声”行动，以期通过控制非法武器来促进预防、管理和解决非洲的冲突。我们赞扬非盟认识到需要采取全社会办法来打击一切形式的暴力。对于预防暴力极端主义这一概念，存在各种看法和解释，我们请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对这些看法和解释的支持者加以协调，统一他们的看法。

我们还呼吁所有会员国大力投资并扩大针对风险的发展和预防，通过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可持续地应对这一现象。联合国系统将继续为支持非洲发挥决定性作用。

主席：我感谢迪耶先生刚才所作的通报，感谢他回顾老子的哲学思想。安理会面前有主席代表安理会就今天会议的主题拟定的声明全文。感谢安理会成员对主席声明做出宝贵贡献。

按照安理会成员达成的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同意这一主席声明。该主席声明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文号为S/PRST/2020/5。

我现在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中方感谢迪卡洛副秘书长代表古特雷斯秘书长、穆罕默德大使代表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以及助理秘书长兼开发署署长特别顾问迪耶所作通报。

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当前，国际反恐形势复杂严峻。面对恐怖主义威胁，各国命运休戚与共，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非洲作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大陆，近年来深受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危害，老问题没有解决，新威胁不断出现，

日益成为全球应对恐怖主义的前线。恐怖组织利用非洲部分地区局势动荡，不断向非洲渗透和蔓延，破坏地区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国际社会应采取迅速、有效、协调的行动，帮助广大非洲国家提高应对恐怖威胁的能力、资源和手段，彻底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以全面综合方式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中方注意到，刚才通过的安理会主席声明在加强非洲会员国的能力建设、培训、分享最佳做法和经验、加强联合国机构之间的协调等方面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共识。我相信，这将为下一步的工作提供重要指导。我愿借此机会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应坚持统一标准，凝聚反恐共识。非洲反恐是全球反恐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社会帮助非洲反恐应坚持反恐统一标准。不论恐怖活动打着什么旗号、针对哪个国家、采取何种手段，都应坚决予以打击。要避免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宗教和民族相联系。中方支持联合国在帮助非洲国家加强反恐能力建设发挥中心协调作用，把加强非洲国家反恐能力作为优先领域，支持国际社会向非洲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反恐援助。

第二，应坚持综合施策，实现标本兼治。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是非洲部分地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许多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消除贫困、就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诸多挑战。国际社会应帮助非洲国家推进落实非盟《2063年议程》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特别应重视非洲青少年的教育和就业问题。刚才几位通报人也都谈到了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想尽办法全力避免青少年受极端主义思想的蛊惑。中方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提出的“八大行动”倡议中，有许多措施也是着眼于帮助和培养非洲青年提高教育和就业能力。

第三，应坚持非洲主导，尊重非洲自主权。国际社会在帮助非洲反恐时，应支持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国际社会在提供反恐援助时，要尊重当事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充分听取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的意见，急非洲国家之所急，想非洲国家之所想，集中力量解决当事国认为最紧迫的问题，特别是增强非洲国家自主反恐的能力和手段，加强信息分享，打击外国恐怖作战分子，打击恐怖融资和利用互联网从事恐怖活动等。我们希望主席声明当中有关方面的举措都能够得到扎实的落实。

第四，应发挥区域组织作用，形成反恐合力。打击非洲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不能仅仅依靠非洲国家单独应对。非盟等有关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对地区

国家情况及反恐需求有着更加全面的认识，在解决本地区问题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方支持非洲国家联合自强，合力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将继续支持非盟2020年消弭枪声倡议。希望联合国加强同非盟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协调合作，支持非洲国家积极落实安理会相关决议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加强经验交流，形成工作合力。

中方高度重视非洲国家关切，坚定支持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为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通过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为联合国在非洲开展反恐培训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我们设立了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及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基金，支持中非开展和平安全领域合作。我们还通过非盟渠道向萨赫勒地区反恐行动和五国联合部队提供了3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反恐物资和能力建设援助。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支持和帮助非洲国家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为促进非洲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我现在继续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请想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辛格·魏辛格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们特别感谢主席国中国召开本次辩论会，讨论这样一个至关重要和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一问题值得我们充分关注和承诺。我们对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罗女士与会并发言以及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女士和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特别顾问阿卜杜拉耶·马尔·迪耶先生的通报感到高兴。

西非、特别是萨赫勒地区各国——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安全状况因恐怖主义造成的暴力而急剧恶化，令人十分震惊。根据已知的官方估计，2019年，恐怖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数比2016年增加了五倍，据报达到4000多人。多米尼加共和国

与国际社会一道，对造成这些令人遗憾的死亡的恐怖袭击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最由衷的慰问，向受影响的国家表示声援。有如此多的人死于非命，这一情况亟需我们给予关注，并采取大胆和审慎的措施，这些措施应基于深刻的反思，不仅评估这些国家在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团体和导致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在其领土上的存在和所构成的威胁方面存在的局限性——这是加剧该地区冲突的额外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审视使恐怖主义得以产生、获得空间和吸引追随者的原因。

我们必须特别关注恐怖团体相互之间以及与从事贩运毒品、人口、非法武器和文物活动、海盗行为、开采自然资源以及其他许多犯罪活动的跨国组织犯罪团伙之间的危险联系和勾结。这是真正的沆瀣一气，正在削弱各国的机构，减缓各国的发展，扭曲各国的社会结构。

因此，我们一如既往，尤其是在非洲和平与安全框架内，倡导妇女积极广泛地参与消除安全危机结构性原因全面战略的制定以及为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导致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而采取的行动，肯定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建设和平以及管理冲突后局势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青年占人口绝大多数，加强青年特别是在决策方面的作用并满足青年的需求也很重要。这将需要采取整体办法，以整个政府和包括民间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整体为重点，努力通过创造教育和就业等发展机会以及提供最低限度的治理和安全保障，打击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

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对大量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返回原籍国或转而加入恐怖主义团体所构成的威胁感到关切，此种情况对于非洲国家是巨大的资源和后勤挑战。在这方面，我们呼吁继续提供国际支持，加强它们在起诉、改造和重返社会等许多领域的的能力。

打击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要求全面有效地执行相关决议，包括关于防止和制

止资助恐怖主义的决议，以及针对个人、团体、企业和关联实体的所有相关制裁措施。在这方面，各国之间的合作以及次区域和区域组织的支持不可或缺。

因此，我们赞扬非洲国家、非洲联盟和其他次区域和区域实体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以及联合国系统相关实体的持续支持。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中国代表团倡议召开安全理事会关于非洲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一紧迫问题的辩论会。我们感谢今天的通报人迪卡洛女士、法蒂玛·穆罕默德女士和阿卜杜拉耶·迪耶先生的发言。我们赞同中方同事迅速起草的主席声明S/PRST/2020/5。我们同安理会其他成员一道，重申我们声援萨赫勒、乍得湖盆地和非洲之角各国政府为打击恐怖主义威胁所作的正当努力。与此同时，我们要强调，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挑战和安全威胁也涉及整个非洲大陆。

我谨借此机会向在最近数月席卷非洲大陆的暴力和恐怖主义浪潮中丧生的非洲国家的平民、军人和执法人员的家人和朋友表示诚挚的慰问。

今天，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破坏性影响在西非尤为明显，那里的恐怖主义犯罪数量在短短几年内大幅增加。一些激进势力加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将其转变为广泛的地下恐怖主义网络，并建立新的地区分支机构，使局势复杂化。在这方面，今天通过的主席声明强调，需要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针对西非、大撒哈拉地区和利比亚的伊黎伊斯兰国小组的制裁。

随着伊黎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事失败，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涌入非洲的人数增加。他们伪装成移民和难民，从事破坏和招募活动，在年轻人和易受影响群体中传播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我们的西方同事经常基于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政治化概念，向非洲国家推广许多技术援助项目。在这方面，我们谨指出几点。

第一，该领域的任何技术援助只应在有关国家提出请求之后提供。还应当铭记，并非所有国家都有非国家行为体发挥主导作用的预防机制。民间社会显然应该参与防止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例如，神职人员、舆论领袖、媒体、教育机构和体育组织对这项任务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如果政府机构不协调这些努力，承认自己对维护公共安全负有首要责任，那么所有这些都将是毫无意义。我不会详细讨论俄罗斯防止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方法，因为该议题将是3月16日与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联合组织的另一次公开通报会的主题。

第二，在评估地区各国的外部援助需求时，应优先执行普遍性的反恐公约和议定书、安全理事会决议以及区域文书。我们注意到非洲联盟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此外，我们呼吁该地区各国更密切地关注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创意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该公约开放供感兴趣的所有各方加入。

第三，根据今天通过的主席声明，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应该采取均衡方式对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进行分析，同等关注内部和外部因素。显然，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包括降低失业率，将有助于铲除恐怖主义的温床。同时，正如我刚才所说，主席声明也正确指出，目前恐怖主义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现象和主要恐怖主义团体扩张，即外部原因，造成的。事实上，这样的因素还有很多。过去，某些国家没有考虑到，试图建立一个“有管理的混乱”体系，必然导致局势失控。对利比亚国家体制的破坏决定了目前非洲恐怖主义威胁的性质。显然，如果该国的重建设没有进展，就很难谈论该地区反恐斗争的进展。

根据今天通过的文件，在遏制武器流向恐怖分子的优先任务方面，也不能忽视利比亚局势。秘书长在其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最新报告（S/2019/1011）中，对利比亚武器库存中的大量武器非法进入萨赫勒及其他地区国家表示严重关切。换言之，自利比亚内战开始以来，这种武器流动历

经九年都没有减少。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国家都同样关注该问题。

最后，我要指出，俄罗斯正在密切监测非洲关键地区的事态发展。我们已经向一些国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技术援助，并为军事和警务人员提供培训。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向非洲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并将重点放在对于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方面。

拉代卜先生（突尼斯）（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通报人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穆罕默德大使和迪耶先生的宝贵发言。

我代表安全理事会的三个非洲成员——尼日尔、南非和突尼斯——以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发言。

首先，我们感谢中国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选择将非洲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作为重点。我们欢迎通过关于该问题的主席声明（S/PRST/2020/5），这证明安理会团结一致，努力处理和打击这一祸害。

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仍然是非洲稳定和发展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这种威胁表现为针对平民和基础设施的各种大小规模袭击。在许多情况下，这变为恐怖组织与国家安全机构之间公开的武装对抗。这种对抗的规模和影响前所未有，导致数百人丧生或伤残，数千人流离失所，生活在恶劣的人道主义状况中，也扰乱了受影响地区的经济活动，使人们感到恐惧，造成混乱，而且最重要的是，耗尽了国家机构和部队本已有限的的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非洲恐怖组织虽主要受本地因素的驱动，却与非洲以外的组织勾结。本地出现在了非洲实施“基地组织”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企图的分支组织，就证明了这一点。“伊黎伊斯兰国”虽被赶出伊拉克和叙利亚，但企图再次涉足非洲领土，特别是萨赫勒地区，这使得上述情况对非洲造成严重后果。

实际上，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越来越多地迁移到非洲。他们主要被政府力量薄弱的冲突地区和领土，特别是边界管理疏松的地区所吸引。他们利用当地的不满、贫困、缺乏公共服务和安全，对民众使用野蛮武力，并从事跨界犯罪活动。

简而言之，非洲的恐怖组织已成为导致不稳定的关键因素，加重了冲突并加剧了冲突的复杂性，严重挑战了国家政权的权力，并威胁到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某些团体似乎正在勾结，串通起来实施袭击，以攫取大片领土。

仍在持续的利比亚战争在不断运送武器和作战人员的外部力量的煽动下，助长了非洲的这种恐怖态势，而且继续使恐怖组织得到加强，并影响到非洲特别是萨赫勒地区局势。我们呼吁有关国家遵守其义务，不要违反安全理事会对联比比亚的武器禁运。我们也呼吁安全理事会承担起确保充分遵守其相关决议的责任。

同样，萨赫勒国家、乍得湖流域和非洲之角民众今天遭受的袭击必须让我们所有人警醒，并促使我们采取措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防患于未然。

就在上周日，一个恐怖组织袭击了布基纳法索北部的丁吉拉和巴尔加村，造成43人死亡，多人受伤。我们对于此次恐怖袭击予以最强烈的谴责。我们向遇难者家属和布基纳法索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和同情，并向努力打击恐怖主义的布基纳法索政府表示声援和全力支持。

非洲国家和民众面对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表现出了极强的不屈不挠的勇敢精神。但是，局势迫切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其积极和协调一致的行动，来支持这些努力。在这方面，我们谨强调，需要在以下领域采取进一步行动。

首先，必须查明、阻止和起诉一切支持非洲恐怖主义的行为，包括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向其提供包括小武器和轻武器在内的武器，为外国恐怖主

义作战人员返回和迁移到冲突区提供方便，以及利用宗教使青年走向激进和招募青年，并为使用暴力辩护。需要加强能力建设方案，以打击恐怖主义宣传，遏制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来散布恐怖主义宣传的行为。

第二，我们必须消除助长非洲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和条件。国家或区域状况不佳，例如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边缘化、缺乏教育、失业、性别不平等、侵犯人权、政治不稳定、社会动荡和武装冲突等状况，特别有利于恐怖主义和暴力的繁殖。因此，各国必须通过促进可持续发展，处理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保护和促进人权，改善包括安全部门在内的治理，打击腐败以及加强青年和妇女对各级决策的参与和领导，采取全面、综合的战略来打击恐怖主义。这些战略需要采取全政府和全社会一盘棋的做法，包括建立公私伙伴关系以及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来制定、实施和评估反恐措施。

第三，必须处理跨国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现有的、不断发展的联系。恐怖主义集团与犯罪集团的冲突减少和相互勾结，使本地区恐怖主义团体的行动效率得到提高，因为它们都使用同样的走私路线，都投资于有利可图的非法活动，包括贩运武器、毒品、文化财产和自然资源，以及绑架勒索、敲诈、洗钱和抢劫。

第四，我们必须加强各国能力，减轻针对软目标的袭击，通过确定有效手段来制定和进一步执行应急和响应计划，保护软目标免遭恐怖主义袭击之害，并调查和应对此类袭击以及实现复原。

最后，我们必须加强机构间、双边和区域协调与信息共享，特别是在边境安全与管理、刑事司法、旅行信息以及警察与情报合作领域。在这方面，我们重申非洲联盟的努力和倡议的重要性，包括“平息枪炮声”运动在内的这些努力和倡议旨在建立无冲突的非洲，防止灭绝种族罪行，使所有人都享有和平，使非洲摆脱战争、暴力冲突、侵犯人权行为和人道主义灾难。我们还欢迎与联合国反恐

怖主义办公室合作，于2019年7月在内罗毕组织反恐和防止极端主义导致恐怖主义问题非洲区域高级别会议。

我们借此机会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及其协调力度，在本地区实施反恐措施和举措，特别是在落实萨赫勒问题国际联盟方面。

最后，我们再次承诺不遗余力地打击本大洲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并重申在此过程中愿意遵守《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原则以及我们根据国际法，包括人权法、人道主义法和难民法承担的义务。我们随时准备与我们的伙伴和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以建立一个没有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非洲。

艾伦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中国召开本次会议，讨论这个极为重要的议题，我们非常欢迎今天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20/5。我们感到尤为高兴的是，主席声明确认了整体做法、区域战略和行动计划的重要意义，还确认必须重视人权、利用性暴力作为一种恐怖技术的做法以及对付这种做法，还必须建立包容性和有意义的反恐伙伴关系，将罪犯绳之以法，并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这不仅对非洲很重要，对非洲以外的地区也很重要。我还要感谢我们的通报人作了内容非常翔实丰富的通报。

我们先前已经在本会议厅听到，非洲的恐怖主义威胁正在迅速演变，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回返者的威胁凸显出达伊沙和基地组织附属团体带来的危险，其中包括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的一些团体。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是，联合国已经将“伊斯兰国西非省”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列入第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制裁名单。

但是我们也知道，恐怖主义威胁不分国界。因此，联合王国强调，国际和区域合作有助于查明威胁、加强应对措施并确保这些应对措施符合国际准则和标准。建立适当机制和伙伴关系是确保我们能够交流情报以揭露阴谋诡计，并确保按照国家和

国际法律义务逮捕、调查和起诉实施者。即便是在政府内部，情报交流也常常不够充分，遑论国家之间。但是有一个简单公式：情报交流和合作越充分，恐怖分子就越无法得逞。恐怕反过来也是如此。国家间的关系可能很复杂，但是对付恐怖主义应当始终是一项共同事业。

安全理事会已经制订了一个健全的反恐框架。会员国必须继续执行相关决议。我们强调反恐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反恐执行局）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同各国一道努力，加强反恐义务遵守情况并确定技术援助需求。我们鼓励反恐主义办公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其他机构按照反恐执行局的建议采取跟进措施，并帮助会员国加强其能力。我们认为，联合国应当继续努力加强非洲的能力建设，这也与安理会成员以及联合国其他会员国提供的双边支助互为补充。

就我们而言，联合王国通过在非洲各国实施的双边方案来支助反恐能力建设项目，从不同层面处理反恐主义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问题，包括通过发展、警务、军事和其他形式的安全合作。我谨列举以下几个例子。在东非，我们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按照国际标准，在索马里修建拘留设施，而在肯尼亚，我们正在合作加强危机应对和犯罪现场管理。在西非，我们正在同尼日利亚检察官开展反恐案件预审阶段的合作，目的是提高定罪率，我们还已经在航空安全方面开展合作。

我还要说，我曾作为外交部国家安全主管，掌管政府对突尼斯和苏塞发生的袭击事件所采取的对策，当时有30多名英国人在那里遭到杀害。自那时以来，我们与突尼斯朋友一道作出不懈努力，进行能力建设，并为他们的——我要强调是“他们的”——安全优先事项提供支助。在其他地方，我们还同非洲各国当地执法和刑事司法官员合作，基于证据扎实立案，通过法院系统处理这些恐怖主义案件，希望实现定罪和判刑，并制订遵循法治的行动对策。

我们今天通过的主席声明强调指出，对付恐怖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安全问题。当然，安全至关重要，在我们所有国家，我们都必须提供有分寸的安全对策，以制止袭击并逮捕已知的恐怖分子。但这本身还不够。我们在很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恐怖主义团体在某些特定地区提供基本服务。因此，我们的做法必须以安全为主导，同时提供各种服务，并确保在各社区产生积极影响。

对于尚未被我们的安全部队确认为恐怖分子或实施恐怖袭击的那些人，又当如何？预防议程正是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以防止人们变成或者支助恐怖分子或暴力极端主义者。我要在此强调罗斯玛丽·迪卡洛的观点：不能采取“一刀切”的解决办法。首先，预防工作应当是一种顾及当地因素的当地努力，应当与当地社区和地方当局一起筹划。在伦敦有用的做法，在曼彻斯特未必有用。伊斯莱尔所需要的未必是蒙巴萨所需要的。

我先前说过，反恐是一项共同事业，即便是在国家间关系举步维艰的时候。我可以这样说，作为外交部国家安全主管，我也曾有幸访问莫斯科，而且我经常同我的俄罗斯同事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保持公开对话并在反恐问题上携手合作。我们在这里与我们的俄罗斯朋友争论不休，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这样做。因此，我不打算回应俄罗斯代表的政治论点。但我确实想说，当我听到他所表达的关切时，我想请我们的俄罗斯朋友放心，预防暴力极端主义——预防议程——绝对不是外部推动的做法。它只能在与国家合作的情况下发挥作用，无论是在国家一级还是在地方一级，两者并非截然对立。不应当认为国家的参与和社区的参与相互排斥。我希望这能让人们对联合国就我们试图采取的做法所持的意见感到放心。

在行将结束发言时，我要说，由于当前威胁的性质，不仅需要采取政府上下一体的做法，还需要以政府、社区和国际及区域行为体之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为基础，采取一种全社会做法。但是我们还知道，侵犯人权和致使公民与其本国政府产生矛盾

的措施有可能加剧紧张，并助长激进化和恐怖团体的人员招募。虽然国家对恐怖主义有正当关切，但我们必须强调，所有对策都必须把握分寸。我们经常在安理会决议中重申，各项措施不得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国籍、文明或族群联系起来。这不仅仅是正确的做法，而且是最有效的做法。对一个少数群体或一种宗教进行大规模羞辱或压迫只会加剧不满情绪，并制造一种有可能使个人、地方和全球进一步激进化的舆论场。

最后，我要说，非洲的威胁正在改头换面，而各地恐怖分子继续调整其策略和行动。我们看到非洲大陆的局势正在快速演变，暴力极端主义在受恐怖分子影响的各国以外蔓延，新生团体在新地点渐成气候。这将产生重大的长期影响，不仅影响非洲大陆，也影响更广大地区的安全和繁荣。联合王国同我们的非洲伙伴和朋友并肩作战。我们必须赢得这场战斗。

霍伊斯根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把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我们听到三位出色的通报人描述了我們面临的非常严峻的反恐形势。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提到“青年党”、“博科圣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以及基地组织附属团伙。阿卜杜拉耶·马尔·迪耶先生提到弧形不稳定地带。法蒂玛·默罕默德女士提到整个区域陷入战争，基础设施和生计被毁。她还提到恐怖分子的技术进步，其中包括利用无人机技术。迪卡洛女士以及何塞·辛格·魏辛格先生等人提到受害者人数，其中死亡者多达数万人。我同意默罕默德女士的看法：局势非常复杂，必须采取复杂的解决办法——或者像主席声明S/PRST/2020/5指出的那样，采取一种整体做法。

就我们必须做的事情而言，我看到通报者和其他发言者，特别是联合王国代表所作的答复非常一致，那就是预防。重要的是要了解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加入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的原因和驱动力，以便使社会和个人能够抵御恐怖主义和极端主

义意识形态。什么是有复原力的社会？这些社会尊重法治和人权，具有包容性，保护而不是排斥少数群体，确保妇女有意义的参与，并提供经济前景。正如迪耶先生提到的那样，用于预防的钱不够。他向我们提供了统计数据，表明在预防上花费一美元比在危机应对上花费大量资金所产生的效果要大得多。

当然，使社会具有复原力的长期办法必须得到执法机构的工作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和起诉犯罪人的安全部门的辅助。此外，如何这样做，执法机构如何行动，他们是否对人权负责，他们是否尊重法治，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提一下迪耶先生引用的一个数字，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数字，即他提到的研究中71%的受访者表示，政府行动，包括侵犯人权和不尊重法治等基本原则，导致他们加入恐怖主义或暴力极端主义团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研究报告的作者得出结论认为，

“迫切需要以对国家安全为重点的干预措施进行大幅度重新评估，包括对人权遵守情况、法治和国家问责制进行更有效的监督”。

我们应该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建议。该研究还指出，社会经济边缘化会助长激进化，尽管报告得出了非常重要的结论，即社会经济边缘化不是恐怖主义的主要驱动力。换句话说，贫穷不会自动导致恐怖主义，但另一方面，繁荣不会使社会和个人免于被恐怖分子招募。因此，关键还是在于预防、尊重人的尊严，以及创造一个年轻人能够谋生、支持家庭并有机会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环境。

迪耶先生在发言中也提到了素质教育。开发署的研究呼吁儿童教育“能够培养批判性思维、社会凝聚力、和平教育和公民参与价值观”。在这方面，默罕默德女士在她的发言中所说的数千所学校关闭的事实相当令人沮丧和极度担忧，因为学校创造的空间不是为个人设计的。

此外，将性别平等和性别观点纳入反恐努力是重要的。我们经常这样说——事实上，我们昨天在

谈到阿富汗时（见 S/PV.8742）也这样说——性别平等和有意义地参与决策及和平进程至关重要。我们还应该提到性暴力。我们都记得博科圣地组织的恐怖行为，该组织绑架了数百名女孩。在阅读这项研究时，有一个问题对我来说是新的，迪耶先生也提到过，那就是女性激进化。这也是我们必须检查的问题。

我不想占用太多时间。我们需要致力于区域合作。这很清楚。德国是全球反恐论坛的共同主席，我们积极参与区域合作，特别是与萨赫勒五国集团的合作，对此我的法国同事将会作更多说明。此外，我们致力于裁军和武器出口控制，并推动“平息枪炮声”倡议。然而，最重要的仍然是国家反恐行动和国家责任以及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我们作为政府表现出的价值观也能加强我们在反恐斗争中的信誉，是非常重要的。

德里维埃尔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谨感谢主席国中国组织这次关于法国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的辩论，并感谢迪卡洛女士、穆罕默德女士和迪耶先生的介绍性发言。

尽管恐怖主义威胁在世界各地都持续存在，但非洲大陆并未幸免于难，甚至日益受到威胁，无论是在萨赫勒、乍得湖盆地、非洲之角，还是现在在非洲中部和南部的某些地区。那里的恐怖主义团体继续攻击国家权力和平民人口，这一威胁与国际恐怖主义运动并无二致。在非洲大陆活动的恐怖团体与基地组织和达伊沙有联系，并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有联系。

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必须是制定一个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办法，让所有行为体都参与进来，并解决这一现象的所有根源。在这方面，我再次欢迎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日益壮大，该部队在2019年开展了11次行动后，正在与“新月形沙丘”行动密切协调开展行动，特别是在尼亚美建立联合指挥机制。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该区域各国之间的合

作，是采取一致和有效的方法打击恐怖主义的关键先决条件。

我还回顾1月13日的波城首脑会议的成果，该会议使萨赫勒五国集团国家元首及其主要多边伙伴——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法语国家国际组织——聚集一堂，并呼吁为加强协调国际社会的努力而发起一个萨赫勒联盟。该联盟基于四个支柱——打击恐怖主义、建设五国集团萨赫勒国家的安全部门能力、支持主权服务和援助的重新部署——以解决恐怖主义的所有根源。最后，我们的集体承诺还延伸到打击索马里的青年党和乍得湖盆地地区的博科圣地组织，我们在那里通过双边和欧洲联盟支持我们的非洲伙伴开展的行动。

除了安全反应和恢复国家权力之外，我们必须与非洲人民一道并肩行动。如果不针对最容易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人群，即妇女和青年采取行动，我们就无法解决威胁的根源，也无法有效应对。五年前，安理会在第2242（2015）号决议中承认妇女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方面的作用。现在是将这种认识转化为行动的时候了。此外，由于到2050年，将近一半的非洲人口将在25岁以下，我们必须考虑到，恐怖主义团体正在这些年轻人中招募人员，而其中一些人仍然是儿童。一方面是教育，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是打击这种招募活动的关键。

除了教育和尊重人权外，我们还必须打击散播特别针对妇女和青年的恐怖主义宣传，特别是在互联网上。2019年5月在巴黎发起的“克赖斯特彻奇呼吁”是对我国打击为恐怖主义目的使用互联网的新的努力做出的新的重要贡献。塞内加尔是其早期支持者之一，我很高兴其他几个国家也加入了呼吁。

最后，切断资金来源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关键。第2462（2019）号决议重申了各国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活动的义务。决议还首次提出了在将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定为犯罪和保护人道主义空间之间建立必要平衡的解决办法。充分实施该决议是一个优先事项。

打击恐怖主义、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斗争必须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难民法和人权法进行。我们反对以恐怖主义威胁为借口侵犯言论自由、抗议权利及宗教或信仰自由。同样，打击恐怖主义不能被用作在非洲或其它地方袭击平民或镇压人道主义行为者的理由。

邓先生（越南）（以英语发言）：首先，我们要感谢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女士及阿卜杜拉耶·马尔·迪耶先生作了富有洞察力的通报。

恐怖主义是一种全球威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在法律文书、合作框架以及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的具体行动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此外，已经为反恐斗争调动了大量资源。然而，恐怖主义仍然是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许多角落的严重威胁。几十年来，非洲人民一直渴望并迫切需要和平与稳定。为此，我们还要感谢主席国中国组织了今天及时和非常重要的辩论会。

我们深感关切的是，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有关联者在萨赫勒，特别是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边境发动的袭击越来越多。正如秘书长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这些国家深受针对政府安全和国防部队、人道主义行为体甚至蓝盔部队的袭击危害。自2016年以来，这些国家每年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人数估计增加了五倍。在非洲其它地区，包括北非、乍得湖盆地和非洲之角，包括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内的恐怖主义团体正在积极活动和招募人员。恐怖主义剥夺了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权利。由于恐怖主义团体的存在和开展更大规模的行动，国家当局的存在将继续面临严重限制，使反恐斗争更加艰难。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代表团谨强调以下几点。

首先，必须消除恐怖主义根源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的驱动因素。不然的话，恐怖主义将持续存在，并有肥沃的滋生土壤。因此，我们支持通过加强治理、解决悬而未决的冲突、解决排

斥、贫困和不平等、促进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等方式来预防恐怖主义的整体方法。

第二，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蔓延，我们需要加紧努力，反对他们的思想、言论、仇恨、分裂和暴力煽动，同时促进和平与宽容文化。世界领导人、知名人士、媒体、社区领袖等在这方面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第三，没有资金，恐怖主义就无法生存。因此，最重要的是摧毁恐怖主义融资网络，进一步加强我们的法律和机构能力，以有效防止、发现、制止和惩罚非法行为。我们敦促各方全面执行关于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第2462（2019）号决议以及其它相关文件。

第四，我们必须有效执行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文书和安全理事会决议。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受影响国家的国际合作、援助和声援，特别是在能力建设和提供资源方面。非洲地区各国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协调应对、加强数据、情报和经验共享、边境安全与管理以及跨境协调等方面。我们赞扬非洲联盟（非盟）在这方面所做的区域和次区域努力，包括《非洲统一组织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和《非盟防止和打击非洲恐怖主义行动计划》、在乍得湖盆地建立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和多国联合特遣部队，以及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

最后，我们要重申，我们强烈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我们还要重申，我们团结一致，随时准备与我们的非洲兄弟姐妹合作，支持他们为所有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而打击恐怖主义。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赞扬主席国中国召开今天的辩论会，讨论这样一个及时和重要的议题。

我也欢迎通过主席声明S/PRST/2020/5。

我感谢迪卡洛女士、穆罕默德女士及迪耶先生作了富有启发性的通报。

正如我们所听到的那样，与达伊沙和基地组织有关联者盘踞在冲突地区，特别是在萨赫勒、索马里和阿拉伯半岛，他们用误导性的言论将目标对准那些往往因缺乏经济机会而被边缘化和幻想破灭的人。“博科圣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青年党等恐怖运动利用地方冲突。这些团体通过将其暴力极端主义思想强加于人，行使通常由国家行使的职能。我们对与达伊沙和基地组织有关联者在萨赫勒地区实施的袭击次数增加感到关切。尽管这些团体在中东和世界其它地方相互竞争，但它们越来越多地合作，这一事实也令人担忧。它们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军事车队及政府大楼。非洲大陆上的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相吻合，并因武装团体激增和人口贩运等其它不稳定因素而加剧。

挑战是巨大的。我们必须通过与非洲大陆合作来克服挑战。非洲大陆需要我们的支持。非洲可以指靠我国的支持，而且因为比利时是欧洲联盟的成员国，所以可以说，非洲也可以指靠欧洲联盟。

正如多位代表早些时候已提出的那样，我回顾反恐斗争遵循一种全面做法的重要性。非洲的恐怖主义现象远远超出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范围，这一点确实非常清楚。这种现象还深深植根于该地区所特有的挑战，要求社会必须采取一种统筹和全面的做法。只是通过建立越来越精密的监视系统，或者营造安全部队打压的文化，我们是不会成功的。

滋生恐怖主义的那些非洲国家还需要经济发展和政治前景，其根本是高质量的教育。因此，继续增强青年的复原力以抵御达伊沙和基地组织附属人员的有害言论刻不容缓，同时要为他们提供可持续的包容的经济机会，让他们看到未来的前景。

在这方面，我谨提及3月9日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的题为“走向非洲综合战略”的联合公报，它特别强调了我们在和平与治理方面合作的重要性。

要增强非洲国家的复原力，以抵御恐怖主义的有害影响，就必须加强治理，处理排斥心理和对政

府机构缺乏信任的问题，使民间社会能够在安全和有益成长的空间中运作，在制订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战略时促进政治包容，包括妇女的参与，制订不影响个人和民间社会享有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反恐政策，承认非政府组织在公正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最后，减轻反恐斗争对这些人道主义活动的负面影响。

我欣见，非洲国家正在这个困难问题上越来越多地走到一起，已有多项与联合国合作的区域和次区域倡议，从中我们可得出同样的结论。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意见已反映在《联合国宪章》、多项安全理事会决议以及《全球反恐战略》之中。比利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支持联合国努力打击非洲大陆的恐怖主义，支持在此框架内联合国同区域组织结成伙伴关系。

最后，只有会员国采取的各项反恐措施遵守国际法、人权法、国际难民法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所规定的各项义务，反恐斗争才会取得成效。我们随时准备继续与我们的非洲伙伴一道，并肩竭诚打击恐怖主义。

克拉夫特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迪卡洛女士、穆罕默德女士以及迪耶先生向我们通报非洲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威胁以及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非盟）继续努力打击该威胁的情况。

美国与其盟友结成联盟，通过共同努力，在中东对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予以重击。然而，伊黎伊斯兰国表现出一种危险的适应能力，在世界各地建立其分支。它通常的做法是笼络现有的叛乱团体，填补政府无法触及或者视而不见的空间。

虽然该现象并不是非洲独有，但是该大陆某些部分尤其易受这种与日俱增的威胁的影响。萨赫勒和非洲之角频繁发生袭击事件。我们从名为“Jama' a Nusrat al-Islam wal-Muslimin”的基地组织附属团体那里就看到这一点，该团体的目

的是在马里霸占地盘，并扩大其在萨赫勒的影响范围。上月，索马里的青年党袭击肯尼亚的一个机场，导致三名美国人身亡。这些恐怖团体把无辜平民作为目标，绑架外国人，着力破坏合法政府，打压温和的声音，在做这一切的同时还竭力破坏人的基本自由。

为全面打击该威胁，铲除有利于恐怖主义扩散的条件，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这首先要从领导、完善治理、法治以及尊重人权开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非洲暴力极端主义的一项研究发现，国家暴力和警察及军队的虐待行为常常是激进化成为暴力的催化剂。非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的情况都是如此。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采取的任何反恐措施充分履行我们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保护人权、基本自由以及法治的义务。反恐努力、包括在因特网上的反恐努力不尊重基本人格尊严时，将助长激进化成为暴力。这意味着，反恐永远不能成为任意监禁持不同政见者、记者或者宗教及族裔少数团体成员的理由。有效的反恐必须坚定地植根于充分和全面尊重人权，两者彼此互补，而尊重基本自由是成功反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集体的安全并不优先于个人的权利。

美国努力建设其非洲伙伴的能力，以防止、识别、震慑、阻断并且起诉该大陆的恐怖分子。这里的底线是：恐怖主义能够被击败。这是政府与民众能够打赢的一场斗争。我们正与我们的伙伴、如尼日尔密切合作，对军队和警察进行如何从战场向民政执法部门移交实物和数字法证的培训，从而使我们得以起诉恐怖分子。

我们正在非洲各地努力强化刑事司法系统，增强面临暴力极端主义危险的妇女和女孩的权能，推动民众的安全和社区团结，并且切断恐怖分子的资金流，这些资金大多来自非洲外部。我们还与我们的多边伙伴合作，处理全球、但尤其是非洲不断演化的恐怖主义威胁。

我们欣见，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把该地区作为优先。上月，在关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以及相关个人与实体的第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我们成功地把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西非伊斯兰国以及利比亚伊斯兰国列入名单。我们感谢众多联署支持这些列名的国家，并鼓励其它会员国与我们一道，识别和制裁世界各地的所有伊斯兰国附属人员，把他们作为目标。

但是，仅靠政府无法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民间社会组织对当地社区的了解及其与它们的接触对于应对招募和激进化转为暴力的挑战常常至关重要。共同努力，我们就能够建立对恐怖主义言论具有抵御能力的社区。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工作范围，纳入宗教、教育、青年发展等部门的领导，他们可协助打击恐怖分子企图宣扬的破坏性理念。

为此，我们必须反击那些试图把暴力极端主义理念引入学校或者社交系统的人。例如，最近美国与毛里求斯政府合作，帮助官员识别恐怖主义的风险因素，大力反对恐怖主义，与脆弱的青年接触，为他们提供適切、积极并且具有吸引力的备选。已经证明，综合的反恐做法长期而言更具效力，这主要是因为它借鉴了多种学科，倡导全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继续支持联合国《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也支持联合国努力协助会员国制订本国和地区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行动计划。

我们鼓励我们的非洲伙伴继续共同努力，应对这一日益严重的威胁。我期待着今天听到我们伙伴的声音，并期待着继续进行我们的讨论，从而在该地区和全世界推进我们共同的反恐目标。

于尔根松先生（爱沙尼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各位通报人全面综述了情况，并感谢主席国中国组织今天的辩论会。我们欢迎做出努力，使安全理事会更多地进入预防模式，讨论解决办法而非问题表象。

鉴于几乎每天都有关于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实施袭击和杀害的报道，今天的讨论非常及时。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使用和招募儿童，已经成为非洲恐怖主义的系统性特征。我们看到，萨赫勒地区的暴力升级，现在有蔓延到更广泛的西非，包括沿海国家的危险。此外，乍得湖盆地和萨赫勒地区各团体之间的界线模糊，令人极为担忧。

非洲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是跨境现象，在边境存在诸多漏洞和国家权力不足的地区，这种现象更加严重。一年前，安理会通过了关于恐怖主义融资问题的第2462（2019）号决议，该决议强调指出，恐怖分子依赖于非法，而且往往是跨境的活动。因此，只能通过密切协调的区域和国际行动，才能作出真正有效的应对。在非洲，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的作用至关重要。爱沙尼亚还欢迎萨赫勒五国集团国家予以合作，并继续通过向法国领导的“新月形沙丘”行动派遣军事人员来支持这些努力。

国家对其人民的安全负有首要责任。有效的国家参与包括使人们能够获得保健和教育等基本服务，并确保安全部队训练有素。各国必须确保所有反恐措施均符合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忽视这些义务会破坏反恐活动，并导致激进化在暴力和有罪不罚感的助长下加剧。

我们必须综合施策，解决造成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为了建设真正有复原力的社区，必须对降低族群间的紧张关系和促进和解进程予以更多关注。此类活动通常始自当地村庄或城镇居民区一级，要取得成功，它们就必须具有包容性。重要的是支持族群间对话论坛。只有通过妇女、青年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平等和有意义参与，我们才能实现持久解决。这不是速效解决办法，但却是唯一的出路。

改善社会经济状况并确保获得资源和政府服务，减少了暴力极端主义团体活动的空间。有其

它谋生手段的人将不会那么容易受到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招募。研究表明，加入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认同感、遭忽视的感觉和缺乏机会。如果大多数被招募者得到机会过上更好、更和平的生活，他们都会放弃暴力极端主义。

为了改善整个非洲人民的生计，必须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一点在乍得湖盆地、非洲之角和萨赫勒地区尤为重要。必须追踪与气候相关紧张局势的源头及其影响，并协助关键利益攸关方向受影响最大的人提供支持。联合国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爱沙尼亚支持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采取的创新举措，如干旱协调和任命一名环境安全顾问，并鼓励在这一工作领域进一步努力，积极应对威胁。

最后，追究对平民犯下罪行者的责任和不让他们逍遥法外，这个问题是打击恐怖主义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综合施策以治愈社区、恢复信任和为可持续和平创造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查尼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感谢你组织本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也非常及时。我也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副秘书长、我的姐妹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大使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秘书长迪耶作通报。

印度尼西亚仍然深感关切的是，非洲各地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团体持续发动袭击和壮大发展，导致许多无辜平民受害者伤亡。我们从秘书长最近的相关报告中注意到，与恐怖主义相关团体实施的袭击不仅数量增加，而且手段更加高明。许多发言者都提到了这一重要事实。我们也同意迪卡洛副秘书长的观点，特别是她谈到，如果不解决根本原因和因素，包括发展、人道主义、人权和安全挑战，我们无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我认为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

印度尼西亚赞扬非洲国家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包括通过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多国联合工作队等举措。我们认为，必须继续支持此类努

力。因此，我们也欢迎今天早些时候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20/5。话虽如此，请允许我谈三点。

第一，打击恐怖主义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每个国家和地区在恐怖主义方面都面临不同挑战。它们的能力和优先事项也有不同，因此需要不同形式的援助。在设计反恐方法时，必须考虑到每个区域的具体情况。同样，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在各个地区也往往有独特的特点。因此，应该通过量身定制的措施，并根据适用国际法解决来这一问题。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支持非洲如《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所阐述的那样，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

第二，我们必须加强区域合作。重要的是应推进区域对话，分享最佳做法和专门知识，并学习借鉴各自打击恐怖主义的经验。此外，我们必须促进合作，以加强非洲国家应对共同和紧迫挑战的能力。其中一个挑战是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流窜和返回、流窜者以及返回者，包括其随行家属，这给会员国带来了重大挑战。

必须确保在起诉、改造和重返社会方面有足够的国家和区域能力。在这方面，根据第2178（2014）号和第2396（2017）号决议的授权，至关重要的是，会员国应不仅针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而且最重要的是针对本土恐怖分子，制定并实施全面和量身定做的起诉、改造和重返社会战略。在“平息非洲枪炮声”的倡议中，该地区各国同样应该得到支持，以确保实现《非洲联盟2063议程》设想的持久稳定和发展。

第三，除其它做法之外，我们还必须促进柔性反恐做法。除执法之外，我们必须继续促进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柔性做法，并坚持综合施策。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具体手段除其它外是要传播和平、温和节制和宽容的理念，以扭转消极态势，同时扩大取信于人的积极势头。我们还应该加强宗教和社区领袖、妇女以及年轻人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

的参与。同样必须限制恐怖主义团体可以开展行动的环境，消除其可加利用的潜在怨愤情绪。

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是我们作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优先事项之一。在根据《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四大支柱促进宽容和综合施策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我们也走在前列。

最后，非洲所有国家应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共同努力推进综合协调的反恐战略，以实现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非洲这一目标。国际社会应给予最大支持，包括在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以便恐怖分子没有借口利用发展方面的差距。印度尼西亚声援非洲人民，并且将通过各种倡议和项目继续支持非洲。

主席：我现在请欧洲联盟观察员发言。

斯科格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非常重要的辩论会。我还要感谢今天上午的通报者。我谨代表欧洲联盟（欧盟）及其成员国发言。候选国土耳其、北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摩尔多瓦共和国均赞同这一发言。

打击恐怖主义是非洲和欧洲的共同优先事项。通过合作，我们仍然致力于不懈地缓解这一祸患。非洲伙伴方付出了巨大代价。我要表示，我们全力声援非洲最近遭遇的恐怖袭击的受害者。

尽管做出巨大努力，但威胁并未得到遏制。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2368（2017）号决议提交的第二十五次报告（S/2020/53）于1月份发布，强调这一威胁在西非以及包括东非在内的新的地区蔓延开来。

我想在整个讨论中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出发点。我们的一切反恐努力都必须以尊重人权、基本自由和法治为基础。与此同时，还必须采取注重性别和体恤儿童的措施。不遵守人权的做法会推动加剧激进化现象和进一步的暴力，促使施暴者感到自

己能够逃脱惩罚。因此，我们的一切反恐努力都必须以注重人权的做法为准绳。

恐怖主义是个跨国问题。正如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斯梅尔·谢尔吉强调的那样，恐怖分子已经将其手段全球化，并具备一种“新的作案手法”。恐怖主义的全球化要求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对策。恐怖分子受益于各种因素，包括政府机构薄弱、治理不善和边境漏洞百出，所有这些都助长了腐败、非法贩运和开采自然资源的行为。正如今天上午在座的许多人所言，有组织犯罪与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扩张之间的关联进一步危及脆弱国家的稳定，必须全面加强这些国家的抵御力。

在这方面，欧洲联盟支持其非洲伙伴努力应对恐怖主义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在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领域的方案范围广泛且日益扩大，重点是非洲之角、乍得湖流域以及萨赫勒地区。我们正在深化对非洲和平努力的支持，侧重于采取全面和统筹做法应对冲突和危机，致力于预防、打击激进化、建立稳定以及更好地将人道主义、发展、和平与安全努力相挂钩。

我们还继续在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反恐和预防措施方面加强与联合国各机构的合作。例如，我们与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开展合作，以支持苏丹推进改革和加强国家反恐架构的努力。这包括协助过渡政府开展反恐努力，推动恢复与国际社会的正常关系。我们还在扩大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的联系，以期加强我们自身对非洲地区的了解，更好地根据当地需求制定欧盟的方案。

务必更加重视对暴力极端主义根源的剖析。综合施策至关重要。1月13日的波城首脑会议汇聚了萨赫勒五国集团成员，并发起了萨赫勒联盟。这是非洲反恐区域合作的一个良好范例。欧盟正采取各种政策、安保和稳定措施，开展发展方面的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

最后，欧洲联盟完全致力于继续支持其在非洲内外的伙伴方，并同其开展合作。我们期待将于5月在南非举行的非洲联盟反恐特别峰会的成果。

主席：我现在请塞拉利昂代表发言。

卡巴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在安全理事会本次关于非洲和平与安全：打击非洲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辩论会上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3月份轮值主席，并主持本次非常重要的辩论会。我还要感谢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穆罕默德女士阁下和阿卜杜拉耶·马尔·迪耶先生早些时候提出富有见地的总体框架，以便让我们了解非洲的局势。

无论是对非洲，还是对广大国际社会而言，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祸患都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挑战。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联手破坏了非洲的发展前景，造成令人震惊的人道主义后果，致使整个非洲大陆的大量人员丧生。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塞拉利昂赞赏召开本次辩论会，这使我们有机会提出打击非洲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多层面做法和办法。

虽然政治进程中的治理和经济挑战以及排斥现象一直是非洲大部分地区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部分根源，但有必要注重预防，以此消除恐怖主义的近因和远因。显然，必须清楚地剖析解决这一威胁的办法，并要找准根源，务求治本。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全面和包容性做法应包括采用善治原则，包括促进和保护人权、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适应和抵御气候变化的措施，以此应对或预防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关于在整个非洲，特别是萨赫勒地区和其它受影响的地区预防和根除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已经通过许多具体决议。非洲在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挑战方面展现出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以保持整个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然而，鉴于恐怖主义的跨国性质，必须加强与非洲的多边合作，联

合国应加大对会员国的支持力度，以加强各国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能力。因此，需要装备精良、资源充足的联合国会员国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使非洲能够加强反恐努力，此外还需要国际社会全力支持实施为在非洲预防和消除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而通过的机制。

塞拉利昂已采取多项措施，保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反恐战略得到充分实施。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制定一项传播战略，其中包括电台和电视讨论节目以及新闻发布会，以遏制激进化。此外，塞拉利昂政府于2020年2月为全国各地的宗教领袖举办了一次全国讲习班，以加强政府和宗教界之间的合作。

为了支持政府的努力，其中一些宗教领袖还开始了一次全国巡游，宣讲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脱钩的主题，并强调伊斯兰教的和平教义。此外，对安全人员的反恐培训正在进行，已经起草并审定了反恐立法，它在颁布成为法律之前，目前正在接受检察长办公室和司法部长的审议。此外在去年6月修订并加强了《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法》，以确保与资助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的问题的明确性。

政府还在加强青年事务部为青年提供培训和就业机会的能力，以遏制恐怖主义威胁。

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特别是在非洲和平与安全的背景下，还应该寻求解决恐怖主义受害者的人权问题。在《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范围内应对和促进恐怖主义受害者的需求，不仅能让恐怖主义受害者放心，也是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

主席：下面我请埃及大使发言。

埃德瑞斯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高兴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3月份主席。我祝愿你和亲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工作中一切顺利。我也感谢你邀请我参加本次会议，我们在会上讨论当今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即打击非洲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我

还赞扬中国政府为应对当前全球健康威胁所作的不懈努力，并表示坚定不移地声援所有面临这一挑战的国家和人民。此外，我感谢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女士和助理秘书长阿卜杜拉耶·马尔·迪耶极具价值的通报。

非洲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非常繁琐复杂。埃及作为一个非洲国家，由于地理位置接近非洲大陆最不稳定的地区，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性质及其根源、以及对我们挚爱的非洲大陆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有着深入了解。毫无疑问，除了萨赫勒、北非和利比亚，恐怖主义的威胁也已蔓延到非洲大陆从东到西的许多地方。然而，还有其他领域需要讨论，但为了节省时间，我将在发言中侧重于两个主要因素：萨赫勒的恐怖主义威胁和利比亚的恐怖主义威胁。这两种威胁密切相关。我还将概述埃及应对这些威胁的努力。

关于萨赫勒区域的恐怖主义威胁，埃及一直密切关注多年来在萨赫勒开展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的各项运动的发展情况。这些运动利用我们姐妹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兴起，招募青年并恐吓人民，主要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该区域某些国家薄弱的体制环境致使一些恐怖组织和有组织犯罪集团兴起、扩散和壮大。有组织犯罪集团与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它们相互助长。例如，我们看到萨赫勒区域的恐怖组织从各种形式的有组织犯罪中牟利，例如通过向犯罪恐怖团体收费来贩运毒品和人口。这有助于这些团体提高能力，因此恐怖主义和犯罪之间的恶性循环将无限持续下去。

在这方面，埃及支持旨在消除萨赫勒区域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根源的所有联合国和区域努力。我们还支持在该区域各国实现安全和执法的所有努力，尤其是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的努力。埃及还向该区域各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例如通过派遣开明的宗教领袖宣传宗教的真正价值以遏制极端主义思想，或通过建设和平努力，从而提高这些国

家在许多层面应对这一威胁的能力。埃及主办了一次聚焦于萨赫勒建设和平挑战的讲习班，也是非洲联盟冲突后重建和发展中心的东道国，我们在努力建设该区域各国的和平和提高各国反恐能力时，非常依赖于该中心。

埃及相信强国通过国家机构——它们有能力实施和落实法律与安全——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作用。因此，埃及近年来向萨赫勒和撒哈拉国家的人员提供了1000份培训奖学金。我们还继续为来自该区域各国的人员提供专门培训课程。我们希望通过埃及主办的萨赫勒-撒哈拉反恐主义中心的援助，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发展这项努力。

在利比亚，埃及认为，由于最近的恐怖主义威胁，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要采取果断立场，因为它不仅严重威胁联合国在有关国家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努力，还严重威胁到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这方面，埃及对一些国家招募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并将他们从叙利亚转移到利比亚深表关切。这公然、明确违反了多项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关于利比亚和反恐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这种违反行为也破坏了柏林会议后在利比亚实现和平的努力。

在这方面，我要提到数百名达伊沙和基地组织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正在从叙利亚伊德利卜转移到利比亚，从而加入活跃在利比亚和解政府控制区的武装民兵。他们得到了直接、公开的后勤支持和大量资金，我今天在安理会的发言中详述了这一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的行为就在所有人眼前公然发生，安理会关于利比亚的多次会议明确指出这一点，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1526（2004）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提交的第二十五次报告（S/2020/53）所对此也有详细记录。此前也有一些恐怖分子流窜至萨赫勒国家和欧洲国家。他们将试图以同样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因此对国际社会造成长期问题，使原已复杂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在这方面，埃及呼吁安全理事会履行责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追究违反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特别是第2396（2017）号决议第2和第3段关于防止恐怖分子通行和提供必要通报的规定的行为的责任。这些义务不幸没有得到履行，安理会或安理会决议未能得到尊重。仅通过决议是不够的，决议不等于解决。必须执行和追究责任。

埃及注意到，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最近把利比亚达伊沙、西非达伊沙和大撒哈拉达伊沙列入制裁名单。我们强调第2253（2015）号决议第3段所述关于经与相关国家协调，将确实与达伊沙或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组织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的标准的重要性。埃及还注意到关于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的第2462（2019）号决议和关于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之间联系的第2482（2019）号决议。我们呼吁安理会努力执行安理会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决议，特别是关于防止恐怖分子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流动的第2396（2017）号决议。

最后，我谨指出，我有幸与我的朋友西班牙大使阁下担任《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第七次审查共同协调人。审查进程定于3月16日与会员国举行第一次非正式磋商。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能够通过这次审查，根据上次即2018年审查以来的恐怖主义活动状况，就此决议达成新的共识，彰显各国采取果断行动打击恐怖主义的意志和决心，以期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更安全的世界。那将是联合国在我们今年庆祝这一国际组织成立七十五周年之时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

主席（苏丹）：我现在请苏丹代表发言。

西迪戈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召开本次重要会议。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参加这次极为重要的辩论。我们

也感谢迪卡洛女士、穆罕默德女士和迪耶先生的全面通报。

3月9日星期一上午，阿卜杜拉·哈姆杜克总理在前往办公室的路上遭到炸弹袭击，这在我国是第一次，这种暗杀现象对苏丹人民而言实属罕见。总理毫发无损，但其随行车队有人员受伤。这次怯懦的恐怖袭击如果成功，将严重破坏我国的安全与稳定。不言而喻，苏丹动荡和不安全，将威胁到整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进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苏丹当局正在调查，以查明暗中活动，策划和实施这一卑鄙行为的人。我们将起诉并追究其责任人的责任。

我国代表团由衷感谢联合国秘书长、非洲联盟（非盟）秘书长、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所有谴责这一令人发指暴行的姐妹和友好国家。

我谨表示，我们声援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受害者及所有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国家。苏丹重申，务必按照国际法建立有效的多边体制，以更好地应对世界所面临的多层面、相互关联的挑战和威胁。我们还强调联合国的主要作用，特别是鉴于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处于一个全球化、相互联系的世界中，没有国家可独善其身。因此，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集体安全有赖于各国有效合作应对跨国挑战。

苏丹已经批准所有国际反恐公约，以及非洲和阿拉伯区域反恐公约。我国正在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框架内积极努力打击恐怖主义。我们认为，《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是指导国家机制制定反恐法律法规的最重要法律框架之一。

我们今天开展反恐战争，首先是为了捍卫我们的人道主义价值和原则，也是为了巩固人权、法治及繁荣与和平共处。因此，苏丹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我们强调，我们合作并基于《反恐战略》四个支柱，以全面、持续与协调的方式参与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以期全面平衡地应

对。会员国承担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主要责任，同时顾及联合国必须发挥重要作用，加强协调，提高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行动的一致性。联合国应根据会员国请求提供支助，以确保以平衡的方式执行《全球反恐战略》。

苏丹是按照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执行全球反恐战略活动的报告(A/74/677)最早提交《全球反恐战略》国家执行情况报告的国家之一。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安全理事会与会员国和区域组织及机构一道参与防止非洲冲突的努力。安全理事会有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机构持续协调与合作的重要作用。

能否结束整个非洲的冲突，取决于有关各方的参与。防止和结束冲突，需要国际社会统一立场，致力于我们的共同目标。必须加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方面问题的伙伴关系，特别是鉴于非洲联盟及其机构正在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巨大的努力。

这些目标是为了处理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强化国家机构，倡导人权原则等，这些与《非洲联盟2063年愿景》中所载的任务相符。

我们各国的反恐努力以及在《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框架内更多的区域和国际合作需要技术支持，从而在合作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在不削弱国家主导权与主权的情况下，进行能力建设，使国内机制得以充分发挥其作用。这是国家和各种民间社会组织的一种联合努力，此外还有监测各种现象、开展深入研究的同时牵头各种提高认识和启蒙活动的媒体和科研中心。

主席：我现在请科特迪瓦代表发言。

阿多姆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伟大的中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三月份主席，并感谢你举行本次关于非洲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辩论会，这是本大陆和平与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中的两个。我还愿赞扬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阿卜杜拉耶·马尔·迪耶先生、

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女士以及所有在我之前发言者的高质量发言和适切建议。

近年来，非洲大陆一直面临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威胁加剧的问题，它们让平民深感绝望，而且破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在这方面，2019年是西非和萨赫勒最惨痛的年份之一，原因是恐怖袭击增多，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人员在境内大规模流离失所。尽管非洲国家的政府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努力打击这些现象，但是由于一些国家脆弱不堪，族群冲突不断复发，不幸为恐怖组织及其宗教激进主义理念的继续兴盛提供了沃土。同样，青年失业、安全系统薄弱、缺少基本的社会基础设施以及腐败提供了有利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扎根的环境，这种现象已被证明具有耐性，特别是在西非和萨赫勒。

面对这些安全危险，重要的是，要摆脱即兴式的解决办法，在多层面和加强协调的做法以及处理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根源的战略基础上，采取对策。因此，科特迪瓦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动员和承诺力度，支持国家进行投入，建设更具复原力的社会。对这些负有首要责任的国家来说，它们则必须响应民众的众多关切，制订顾及安全任务和入道主义及发展需求的政策。

预防也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战略中的一项优先任务，应建立在民间社会和媒体可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媒体方面，社交网络可被用来提高对各种形式暴力的认识，打击激进观念和恐怖团体的言论，帮助传播和平、容忍以及社会团结的信息。同样，发挥教育的作用也可帮助防止这些祸患。的确，青年的闲散和缺乏教育使他们易受宗教激进主义言论的影响。此外，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具有的跨国性质要求加强国家、区域以及次区域一级在安全、防御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合作。

西非五国——即贝宁、布基纳法索、加纳、多哥以及科特迪瓦——认识到这种需求，于2017年9月发起阿克拉倡议，以应对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扩

散。该倡议已导致设立一个平台，供这些国家的警察、宪兵以及安全部门交换信息和情报。本着这一精神，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分别于2019年9月14日在瓦加杜古和2019年12月1日在达喀尔承诺，提供10亿美元和1亿美元资金，以提高反恐能力。此外，必须开展有效的区域合作还导致萨赫勒五国集团和乍得湖流域委员会等组织的成立。在这方面，科特迪瓦再次吁请加大对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和多国联合特遣部队运作的支持，并且更多地支持受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影响的那些领域的发展举措。

除大力参与先前提到的次区域举措之外，科特迪瓦还坚决致力于根据一项侧重预防、加强后勤与人力资源以及倡导社会凝聚的战略，来打击恐怖主义。为此，在法国的支持下，我们正在阿比让附近建立一所侧重于本地区的国际反恐学院。该学院为参与反恐的行为体服务，将力求倡导以一种全面的做法，来处理该现象从情报收集到专门部队行动和司法程序的各个方面。此外，政府还出台多项措施，处理弱势民众的社会需求，特别是在教育和保健方面的需求。

鉴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给非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联合我们所有的后勤、物力、财力以及情报资源非常重要。我国代表团欢迎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的承诺，呼吁有效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安理会相关决议。我们还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平息枪炮声”倡议，以期结束非洲大陆上的冲突。

最后，科特迪瓦再次呼吁一项预防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全球协调一致的可持续的战略，并再次吁请增强国家的行动与情报能力。最后，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找到迅速和持久解决利比亚危机的办法，即使不消除，也将至少改善非洲明显不安全的状况。

主席：我现在请摩洛哥代表发言。

海拉尔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主席举行本次辩论会，最重要的是，选取打击非洲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作为其主题，这证明了中国对非洲、非洲的发展以及非洲人民繁荣的重视。

此外，选取该主题是及时的。正如秘书长在其关于联合国系统实施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活动的最新报告（A/74/677）中所强调的那样，恐怖主义已成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实现普遍人权的最严重威胁之一。

对于本大陆、即非洲来说，尤其如此。特别是在萨赫勒，恐怖分子越来越多地袭击关键基础设施和脆弱目标，如学校、医院和经济设施，给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此外，分离主义者和非国家武装团体，特别是那些被证明与恐怖团体有联系的团体，对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成真正的威胁。更令人担忧的是，萨赫勒地区的“基地”组织和达伊沙最近恢复了友好关系。它们过去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勾结起来，从事联合行动。

今天的恐怖分子在族群内部传播恐惧、仇恨和分裂，意图煽动暴力，制造真空，继而希望可以利用这种真空。因此，必须消除驱使人们加入恐怖分子行列的根源。摩洛哥意识到与恐怖主义相关的跨国威胁的扩散对安全与稳定的影响，坚决致力于促进针对这一祸害的全面一致办法，以互补和综合的方式涵盖安全和军事层面、实现经济和人类发展、维护文化和宗教特征以及国际和区域合作的内容。

摩洛哥的办法符合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陛下提出的非洲政策指导方针，该方针主张推出一种有效并且具有支持性的南南合作新模式。该办法旨在非洲大陆面临复杂和多层面挑战的情况下加强复原力。最后，该办法以原则和价值观为基础，从而使大陆和区域间的一体化和团结成为应对非洲大陆当前变化的关键因素。为此，摩洛哥一贯大力倡导非洲大

陆经济和人的发展。这一层面对于确保非洲大陆稳定的不可逆转性以及和平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摩洛哥作出审慎选择，坚定地大力促进并投资于有利于几个非洲兄弟国家的具体项目。这些结构性项目旨在以包容性和参与性的方式帮助最弱势的群体，包括启动若干公私伙伴关系，以及大量投资于金融、银行、保险、电信、基础设施、采矿、城市规划、低收入住房等不同领域。

除了社会经济发展，摩洛哥始终倡导保护非洲公民的文化和宗教特征。对于打击使用真正的精神准则来助长暴力极端主义和蒙昧主义蔓延并为其不当辩护的应受谴责的无耻行为，这种方法至关重要。在信徒的掌舵人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陛下的领导下，摩洛哥致力于保护和促进本地区历来盛行的温和、宽容和开放的伊斯兰教。在这方面，穆罕默德六世伊玛目、Murshidines和Murshidates培训学院培训了来自几个非洲国家的1754名伊玛目。此外，摩洛哥王国设立了穆罕默德六世非洲乌里玛基金会，其主要目标是统一和协调非洲国家穆斯林乌里玛的努力，以促进、传播和巩固伊斯兰教所信奉和倡导的宽容价值观。

恐怖主义威胁是多方面的、不断变化的、持久的。为了应对这一威胁，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建设基于法治、人权、善治和可持续发展的和平、包容和繁荣的社会。果断和适度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也至关重要，但作为辅助必须对预防和复原力建设进行中长期投资。根据这一方针，各国需要强有力的机构、有效的治理和对人权的尊重，以剥夺恐怖分子及其犯罪支持者开展活动所需的空間并将它们绳之以法。

最后，必须特别关注反恐斗争中的区域和国际合作，以及信息共享和良好做法交流。

主席:我现在请埃塞俄比亚代表发言。

阿姆德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热烈祝贺贵国担任安全理事会3

月份主席。我们也感谢你周到地发出邀请，听取非洲人对今天这个极其重要的议题的意见。

我们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法蒂玛·穆罕默德大使和阿卜杜拉耶·迪耶先生所作的富有洞察力的通报。

我们欢迎今天早些时候通过关于打击非洲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的主席声明S/PRST/2020/5。

恐怖主义是一个全球威胁。恐怖分子不断调整策略，筹集资金，制造混乱，并仍然造成跨越国界的巨大影响。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最强烈地谴责对苏丹总理的暗杀企图。我们向苏丹人民和政府表示声援。

我们在反恐斗争中面临的巨大挑战应该迫使我们建立有意义的国际合作，以打击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然而，必须指出，激进化和极端主义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性的。在恐怖分子猖獗的地方，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受到社会排斥和社会经济边缘化，国家权力薄弱或不存在。

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传播的不容忍言论和仇恨论调增加，也助长社会和政治两极化，有时导致族群冲突。除非我们消除这些和其他潜在的原因，否则我们的努力总是会有所欠缺。因此，我们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战略和努力必须是全面和综合的。在进行这些努力的同时，应该采取积极步骤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青年就业，并实施有效的减贫和族群间暴力预防战略。

青年往往被描绘成恐怖主义的不幸受害者或实施者。然而，正如我们在非洲各地看到的那样，青年带头要求变革和更好的机会。他们是我们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强有力的伙伴。我们必须倾听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和担忧。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确保妇女和青年积极和有意义地参与社会各级决策。

安全理事会一直强调，所有会员国都必须充分执行国际法律框架和制裁制度。这确实对加强全球合作至关重要。然而，利益攸关方同样必须认

识到，发展中国家在适当执行这些法律框架方面仍然面临巨大困难。我们认为，要有效执行国际法律框架，帮助会员国在应对不断变化的恐怖主义威胁方面领先一步，就需要切实开展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

非洲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抬头，继续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和广泛破坏。联合国应继续通过对话、技术支持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联合活动，加强与非洲联盟（非盟）和其他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必须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所有具体目标，进一步加强联合国-非盟在“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炮声”（《2063年议程》下的旗舰项目之一）方面的伙伴关系，并将其扩大到其他领域。

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对日益稀缺资源的竞争，导致族群冲突，并为恐怖分子创造了可以利用的机会。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越了国界。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国家间合作，拒绝为热衷恐怖主义的人提供安全港。需要在信息和情报共享以及边界联合管理机制领域加强区域合作。这种合作还可以采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联合基础设施项目和投资走廊的形式。

非洲之角的形势已经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区域各国正在大力开展合作，巩固和平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包括通过一项全面计划，打击和消除恐怖主义以及各国面临的武器和人口贩运以及毒品走私等其他共同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鼓励和支持这些努力。

青年党继续在索马里实施破坏行动，并继续对更广大区域构成严重威胁。它仍然拥有增加收入和实施致命袭击的巨大能力。为了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一威胁，我们必须继续支持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为加强索马里国民军的能力进行投资，并在今年这个关键的选举年加倍支持索马里政府。

政府间发展组织正在根据秘书长《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通过其全面的区域战略，协调区域各国对恐怖主义威胁作出反应。国际伙伴应通

过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方式加强努力，包括在涉及战略沟通的领域。

最后，埃塞俄比亚当前正在实施重大法律、经济和政治改革。已对《慈善机构和社团公告法》、《反恐怖主义法》、《国家选举法》和《大众媒体公告法》等众多专制性法律进行修订和根本性修改，以弥补在执行反恐措施方面存在的差距。还为建立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追责制度和加快刑事司法系统和安全部门改革以便使其不受政治控制和影响采取了一些措施。

我们明白，我们不能因为已经取得的有限成绩而沾沾自喜。我国政府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真正维护公民权利和确保我们所有公民平等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公正和平等的治理体系。

我要借此机会强调，埃塞俄比亚致力于多边主义、反恐合作和区域伙伴关系，以消除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结构根源。

主席：我现在请吉布提代表发言。

杜阿莱先生（吉布提）（以法语发言）：首先，我与在我前面发言的代表们一道，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担任3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吉布提感谢主席举行本次重要辩论会和提交出色的概念说明（S/2020/161，附件）。我们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大使和阿卜杜拉耶·马尔·迪耶先生的通报。

吉布提再次最强烈地谴责针对苏丹总理阿卜杜拉·亚当·哈姆杜克先生的暗杀企图。

自1990年代初以来，非洲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的祸害一直在稳步增长。非洲大陆尤其对恐怖主义行为升级极为担忧。2019年尤其严重，大量受害者牺牲在恐怖分子枪口下。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只有估计数。利用创新分析策略，对恐怖主义团体的袭击方式、有关恐怖主义团体的性质以及迄今采取的对策进行统计分析，将会使我们从中受益。

2月9日和10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三十三届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宣布，2020年是非洲大陆承诺平息枪炮声的一年。在这方面，非洲已经取得一些积极的进展，最近的进展来自南苏丹，该国刚刚根据南苏丹各利益攸关方确定的最后期限组建了重振后的民族团结过渡政府。

不过，恐怖主义威胁仍是执行非洲大陆战略的最大威胁，因为它使人们对在危机和冲突管理方面取得的令人鼓舞的进展产生怀疑。更令人担忧的是，来自世界其他区域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越来越多地涌向非洲大陆，强化已在非洲大陆存在的小型团体，致使后者加强随机应变的能力，并使其资金来源多样化。

部署在当地的非洲部队面临与非国家行为体的非对称战争，而这些行为体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我们迫切需要找到适当的办法来解决非洲维和部队面临的装备不足局面，这一局面难以为继，尽管如此，非洲维和部队还是必须控制大片领土并确保其安全。还应该强调指出，这些团体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制造大规模伤亡的恐怖主义和定点暗杀的次数呈指数级增长。

面对这一局势，非洲联盟第三十三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核可了由吉布提担任2月份主席的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提出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各国元首决定与萨赫勒五国集团国防部长合作，在萨赫勒地区部署一支由3000名士兵组成的非洲行动部队。

非洲已协调其努力，并致力于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团体，以便一劳永逸地摧毁它们。不过，非洲要求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成员给予充分和明确的支持。因此，请允许我借此机会代表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根据其任务规定，再次呼吁国际社会采取与萨赫勒地区和乍得湖流域所面临威胁的严重性相称的新措施。

从1990年代开始，我国所在的东非区域就是最先遭到基地组织和青年党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团

体肆无忌惮的思想冲击和武装袭击的区域之一，它们现在已经宣誓效忠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吉布提共和国认识到宣扬极端主义思想的团体所发挥的致命作用，自2000年代初以来，我们已为打击亚丁湾恐怖主义和海盗祸害的区域、非洲大陆和国际努力做出了贡献。

为了应对这一不断演变的威胁，吉布提有关部门继续确保维持最高警惕，其基础是重点关注三方面的动态，包括开展神学对话，以促进传播宗教理想，作为反对极端主义言论的屏障；对重点社会部门进行大量投资；最后，加强法律工具和预防机制。因此，需要能够不断适应这一紧迫挑战，需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这就需要有大量的财政和技术资源。

为了根除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应该更多地从持续的财政支持和适当水平的技术转让中受益。我们提出四点行动方案。

首先，我们呼吁兑现发展援助承诺，切实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因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灌输的第一受害者往往是那些在智力或社会方面容易受到影响和利用的人，而其目的就是让这些受害者为恐怖主义团体的邪恶计划服务。

青年仍然是主要目标。索马里的主要恐怖团体被称为“Al-Shabaab”（青年党），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意思是“青年”。在反恐斗争中，分享经验、协调和对策是关键因素，我们必须对此作出共同的政治决定。

现在也应采取考虑在非洲联盟总部设立联合国反恐办事处分支机构。最后，必须确保为维持和平行动提供可预测的资金。

总之，如果我们不小心，非洲大陆可能成为跨国恐怖主义的旋转门。在最严重程度上影响到我们各国的这一威胁正在变得日益复杂、充满活力，具有结构性特点，并在发生不断变化。只有通过更好的组织，我们才能采取可持续的有效对策。因此，

我们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对策。时间对我们不利，关系重大。

主席：我现在请几内亚代表发言。

卡巴女士（几内亚）（以法语发言）：我谨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赞赏本次会议将打击非洲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定为主题，这是一个热门话题。我还要感谢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大使、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特别顾问阿卜杜拉耶·马尔·迪耶先生。

今天，恐怖主义正在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对各国捍卫其领土和公民财产的主权努力构成挑战。恐怖主义不是非洲的新现象。恐怖主义正在逐渐对非洲大陆产生影响，该大陆同时受到破坏性冲突、气候变化和普遍贫困的困扰。恐怖活动在这种环境里猖獗蔓延，破坏了各国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努力。

多年来，非洲一直未能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挑战，这是由于其多重的复杂原因以及恐怖团体在跨国空间不断演变的战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乍得湖流域的青年党和“博科哈拉姆”、以及活跃在马里北部和中部非洲的各恐怖团体所展开的活动迫使我们寻求在国际一级打击这一现象的适当战略。

非洲恐怖主义活动的平民和军人受害者估计有成千上万人。此外，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国家提供的服务无法进入受影响地区。这种情况极大地破坏发展努力，迫使各国将其预算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安全，而损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面对非洲和世界各地的悲惨事件，加上随之而来的人命损失、基础设施受破坏、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运扩散、以及人口大规模流离失所，国际社会正在努力寻求界定恐怖主义的共识并采取适当的对策。这是执行打击这一祸害的全面有效战略的障碍之一。与恐怖团体活动、有组织犯

罪、海盗和社区暴力有关的安全挑战威胁着非洲的安全与稳定。

鉴于在非洲活动的恐怖团体的规模和复杂性，现在是安全理事会适当注意打击非洲恐怖主义的时候了。非洲大陆正面临着重大的社会经济与安全挑战。在这方面，有必要评估在非洲联盟框架内展开的反恐努力，并提出加强其反恐斗争的解决办法。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非洲的反恐努力应侧重于若干措施，特别是：预防与和平解决冲突、在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框架内紧迫解决正在发生的冲突、以及有效执行民主与治理的相关文书，因为有效巩固民主价值观和原则以及尊重人权是应对正在动摇非洲的冲突的安全手段。此外，非洲需要加强区域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因为恐怖主义威胁的跨境性质、复杂性和规模要求采取新的做法，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同时，非洲必须通过培训和装备来提高非洲武装部队的能力，冻结非洲大陆恐怖活动的资产和资金来源，并分享相关信息。在这方面，几内亚欢迎建立非洲警察合作组织。

非洲也必须加强其边界管制以及识别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程序。我们必须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打击这一祸害。我们必须调动必要的资源，在全世界实施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消除非洲特有的贫困。非洲还必须侧重于加强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合作，打击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贸易和贩运，以此作为非洲联盟战略的优先事项之一，并执行其“到2020年平息枪炮声”倡议。

几内亚认识到恐怖主义在我们次区域蔓延的风险，在国家一级采取了以下措施：2007年设立了一个国家委员会，审查金融信息，以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通过了共和国总统2019年7月4日所颁布关于预防和制止恐怖主义的L-2019-033号法律；以及采纳了与民间社会、宗教领袖、妇女和青

年合作制定的旨在提高对恐怖主义和仇恨言论认识的政策。

我国也强调必须支持国际反恐部队，特别是打击博科圣地多国联合特遣部队和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并加强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必须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的框架内采取所有这些措施。古特雷斯秘书长、专门机构和合作伙伴为有效协调执行这些决议和《全球反恐战略》而采取的行动是打击非洲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希望之源。

制定《联合国萨赫勒支助计划》以帮助包括几内亚在内的10个国家，是秘书长的一个创新做法。其目的是在和平、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之间建立密切联系。针对和平、安全与发

展问题的这一新做法将有助于消除极端贫困、不平等以及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所有这些都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

正因如此，几内亚共和国总统阿尔法·孔戴先生指出，只有通过经济发展、尊重人权、社会正义以及改善青年和妇女的生活条件，才能最终打败恐怖主义。

主席：在会议的发言名单上还有几个国家的代表没有发言，我将同秘书处一道在下午的会议上安排大家继续发言。我想向各位保证的是，下午的发言同上午的发言一样重要，在安理会下一步的行动中会得到同样的重视。

下午1时10分会议暂停。